

自課堂集

閻錫山書而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翠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翠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綱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亮 裁

常乃惠 燕生

趙正楷 法翼

方聞彥 光

顧問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序

甚矣文之途岐也歸於正而後可故古今之稱作者其論文必先辨其是非得
乎是之所在其自著之文者無不是矣不得乎所在其自著無復一是者矣昌
黎氏之言曰惟其是而已矣此之謂也六經以外左國之文孟子莊周司馬遷
班固之文何如哉昌黎臨川廬陵眉山之文何如哉是猶大路然後之爲文者
繇之如猶大路然其間忽忽有六朝生於唐虞夏商周秦漢之後若不知有聖
人不知有左丘明孟子莊周遷固其人者此不可解矣去六朝之世唐宋大家
相繼興起以明之三百年其文雖衰猶未墜地自其末年迄於今日學者忽忽
尙六朝不知有聖人不知有左國孟子莊周遷固又不知有昌黎臨川廬陵眉
山尤不可解矣唐虞夏商周秦漢之文唐宋八大家之文其在人耳目之際猶
月然雖兒童見之皆知其爲月也不以爲盤也抑猶星然皆知其爲星也不以
爲火也陸機陸雲之輩出以盤而混之月以火而混之星後之人又抱盤以爲

月執火以爲星於光彩天上垂之大地者則遺之獨何與其陷溺之亦至於斯哉數十年來海內之號爲文人者有王於一侯朝宗張繡紫謝石曜諸人其成家各不同要皆驅馳於大道之中生於狂瀾卒能砥礪可謂不惑矣王生侯生旣已繼沒繡紫石曜又以不得意之人困于風雨予正以二公之在此時相與究論乃於晉中又得崑崙程子其文或以八大家變太史公法或以太史公變八大家法又或以太史公八大家變已法又或以已變太史公八大家法而自成其爲一家之言夫文無所宗則荒唐無所主有所宗矣不能以其所宗者互相變或互相變矣不能以其變者變已亦卽能以其變者變已矣或又不能以已變其所變者是皆不能以無恨于其文焉以觀於崑崙之文可謂變矣可謂變變矣無不變則無有乎一定之文而無有乎一定之文正以有乎一定之文文章之道然哉則崑崙然乎哉文之在古今苦于多榛蕪時六朝榛蕪矣相與尙之又榛蕪矣豈惟榛蕪且將墜地侯生常自謂少時汨沒六朝極力爲之乃

得拔出王於一則視六朝如寇仇二公是以有其文名於世今吾黨漸孤危得
崑崙子蓋幸焉其與西冷青湘同驅馳乎大道乃在斯乎予過潤州崑崙以其
文來予因述予之所謂文者而叙其文如此

木菴

序

濟南王士祿西樵撰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今觀其詩泱泱也雖柳之以詩爲詩者無以過也謂蘇子瞻以詩爲詞今觀其詞琅琅也雖黃與秦之以詞爲詞者無以過也惟其才大故無不宜也崑崙以文章名海內乃點筆爲詩詩工倚聲爲詞詞又工其衍愚詞四十餘篇具在試取而讀之縱復專家獨詣能遠遠乎是以詞求崑崙雅不足以盡崑崙亦可以見其才大而無不宜矣僕更有異焉古來工文者退之之前莫尙班馬班則猶有明堂寶鼎諸詩子長不聞也是工文者不必盡兼詩也古來工詩者子瞻之前莫尙李杜李則創爲菩薩蠻憶秦娥諸詞子美不聞也是工詩者不必盡兼詞也卽其莫尙者且有然矣吾聞大江以南之尸祝崑崙也於其文合某某四家而奉之爲大家於其詩合某某十家而奉之爲名家出其餘爲詞又爲專家獨詣之所不能過如此此豈區區兼人之目足用褒

贊歟若夫挈溫較韋擬柳比周僅操詞家之說以相衡量抑愈陋矣僕固畧而弗述也

序

金壇後學蔣超謨

崑崙程公集成海內鴻生雋老序之者無數論意氣則有若似園趙君石渠美
興會則有若西陵孫君宇台崇問學則有若芑山張君爾公至於追原水土之
深厚闡揚祖孫所述之闊深與夫表章風雅流連遇合姚江朱君傳成實總其
粹其他啣芳送華涂凍舟漆異口同聲不可勝述蓋皆出乎至誠非謬諛也公
宦不列雄要四方之士至者無縞紵之歡而其佩服若此芑子雲著書世無識
者惟桓譚侯芭信其必傳以今觀之猶恨子雲不如公徵信之速耳夫文章一
道依世互變西漢子長去古未遠其氣渾厚其學贍雅一時號爲文字之祖自
此而後遷延至於六朝俳儷大作昌黎振興其間挽弱爲強斲雕爲樸子瞻所
謂功不在禹下也在宋之初大儒崛起以倡明理學爲宗義主恢徹詞主演迤
然而浮泛叢蔓動輒盈紙識者厭之明與凡爲學者束首受書曲肱安穀卽學

爲八股軟熟之體因而闌入古文詞忽偶忽散條古條今街談巷議無不竄集
揆諸龍門昌黎真不啻龍伯之於焦僥西施之於嬖母也公自爲制舉業卽好
爲崛強瑰異與西江松陵諸公頡頏顏行吾先子與琴張介生兩先生蓋皆自
愧爲邾莒不能及焉鼎革以來公流離放廢奇氣鬱結益發之於古文詞粲粲
落落琅琅蕩蕩句廉皎潔鉅心賢甚者珠光玉威變幻百出不可捉摸噫西
漢不可作惟昌黎思有以拯之當時學者如樊宗師元次山大中二子皆稱貌
似而已固不能闖其隩隅陟其門戶也及明有圭峰先生力追洵古有方圓曲
折之勢繼此而後誠未見有能勝圭峰者也公爲吾郡通守官事叢穉大兵永
鎮以來拮据芻蕘日不暇晷又累攝軍正鞭扶之暇口瘖手痺獨能專精學問
有志復古若此使得如子長子雲優游石渠金馬之間執油素記異聞于以潤
色國家鴻業豈有量哉公仕途益顯其文章將益進惟予不肖忝爲公班尹子
孫不能學公萬一見公全集輒曉夜受而讀之兼爲諸公殿後叙之曰補韓祖

馬兒視樊元孫劉卽之宛然一圭峯而已此書必傳敢以鄙言爲定

序

虞山錢謙益撰

余生平師友多在三晉若曹安邑傅定襄孫沁水張陽城數輩皆以正學偉節表儀朝野而武鄉程司空鳳菴推諸公之聲氣以臭味及余日月遞更宿草彌望每矯首三晉雲山晨星曉月耿耿在心目間爲悵然太息者久之而司空之孫崑崙使君應玄纁之聘筮仕京口清聲異政與其淵才雅思金舂玉應騰涌於金鰲鐵甕之間余竊喜司空之有後可以爲善類之勸而尤惜諸公之箕裘邈然無聞未知夫天道之果可必者終何如也崑崙聞余猶強飯喜大父輩行尙在人間盡出其詩文屬余爲叙且謂余有老馬識道之智俾是正其得失則請循而論之余讀世之作者戶立壇墀曹分函矢人和氏而家千里彬彬乎盛矣繁聲縟綵駢枝驪葉以裨販爲該博以剽擬爲側古買菜求益嚼飯餒人其失也罔么絃促節浮筋怒骨發音聲于蚓竅窮夢想于鼠穴神頭鬼面宵吟晝

厭其失也誕要而言之雕花不榮於春陽涖蹄不歸於叩浦覈其病源曰無本而已矣旋觀崑崙之詩文才氣橫溢詞源倒流如噴泉之涌出如龍氣之直上徐而按之辭有體要文有原委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字句如武庫之有五兵如玉府之有六玉井井乎其行列也離離乎其相屬也進而扣所有愈出而愈不窮也韓子有言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有本者如是其崑崙之謂乎吾聞司空少負淵敏得純正兩夫子之家傳出入天人上下經史著書滿家張皇幽眇屯膏未施以其學詒子孫崑崙之學其發源於乃祖遠矣詩不云乎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吾謂君子之光澤與被於金錫圭璧者猶淺而濬發於子孫者彌深且長讀崑崙之詩文而瞻企其光芒潤澤溢金錫而孚圭璧者可不知其所自也乎昔者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而叙世家者授元經而歌伐木推本於銅川府君余叙崑崙之文而趣舉其所由來其亦有河汾之志乎白頭黃髮三世老友若猶是雕績之句吹噓

聲名望塵吹影與斯世尋行數墨之流角逐於少年場中此固非余之所以自處而亦豈崑崙之所以屬余者哉

序

婁東吳偉業撰

吾友新城王詒上爲楊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材也乃貽上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初開軍國異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爲詩古文詞與詒上郵筒唱酬於煙江相望之內嘗登焦山披草搽瘞鶴銘遺跡爲衝波撼擊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貽上同游相視叫絕憑高吊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艷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蓋識貽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別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一以爲趙張一以爲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制舉藝盛爲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乃崑崙農力耆事克振奮於功名之